

1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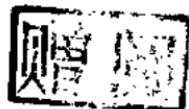
臨川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临川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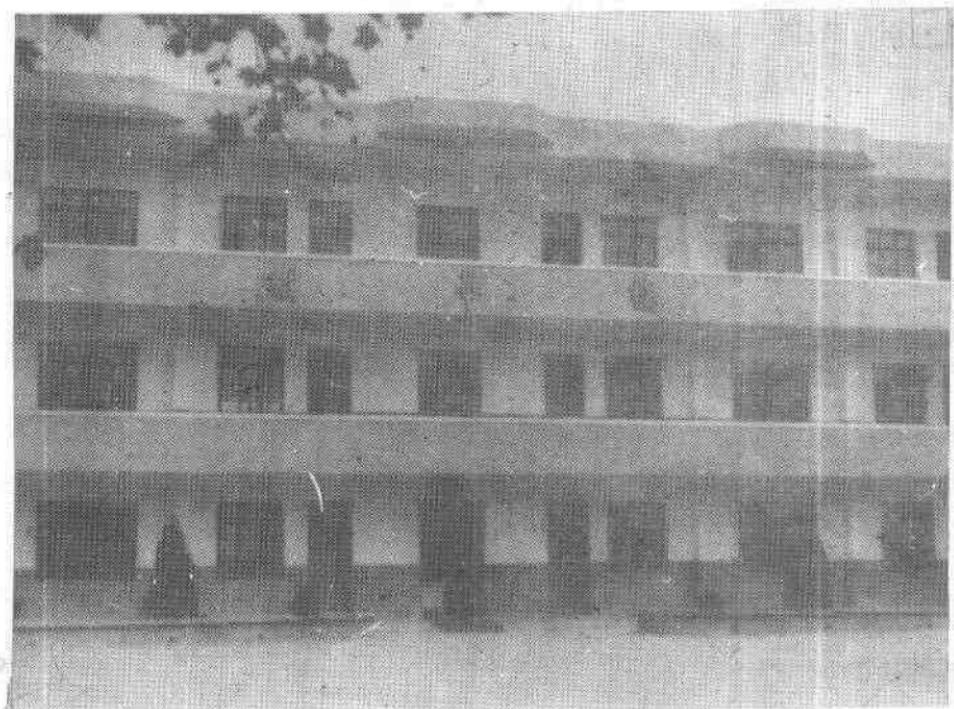
第五辑

(内部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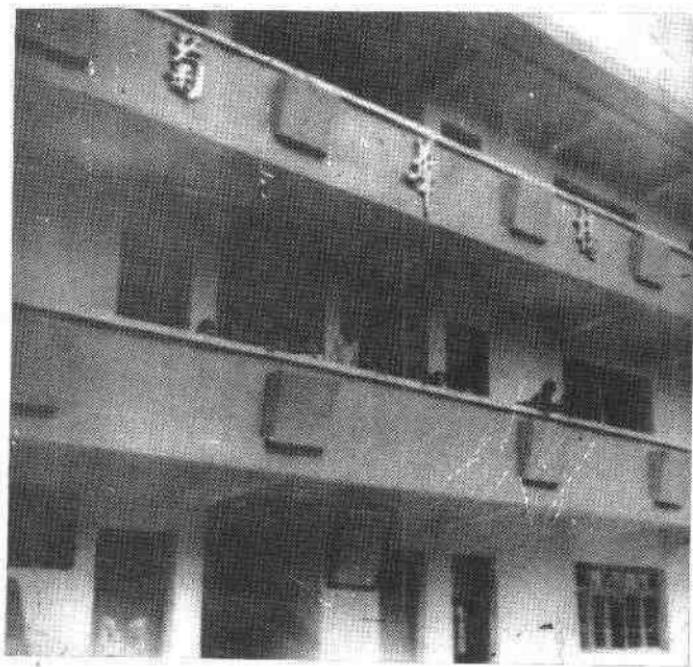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江西省临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九月



一九八九年王茲華先生捐款24万元人民币，兴建秋溪中学教学大楼(桢华楼)



一九九〇年王茲華先生捐款20万元人民币，兴建秋溪小学教学大楼(菊华楼)

板珠。昨日公同板珠知一清先生病逝於臺北萬世慈福堂。今夜也將歸國。事猶往牛人知已。立喪如水。下清先生之子承志亦至太平。一言所言。赤子世所慕。一念垂矣。誠以明年板珠既已歸命。今從吾所願。一清先生仰測。此君得盡人間法外。人所寵於一堂。今年余中。每憶其音容。一封忠義。深長也。故作題用情狀。未果。此時
是。一束威靈。在。一清先生逝世。時。昨
夜。齊聲。一日。余。同。公。同。板珠。未能。致。最。
後。之。板珠。不但。此時。深。感。之。皆。歸。港。
我。一。生。中。慨。事。矣。望。記。上。歸。往。一。清。先。生。
家。中。们。物。其。大。人。照。士。女。并。致。敬。意。

海內子書。廿。日。晴。月。

释文：

振球：昨晨阅报，得知一清先生病逝于台北，衷心悲痛无已，全夜失眠，思之哀伤，十五年来知己之交淡如水，一清先生不求名，亦不求利，一无所有，亦一无所求，一本爱友之诚心，时常劝余改过，导余从善，我自与一清先生相识以来，得益之深决非外人所能知之者，今年在余之生日，曾接其长信一封，意义深长，每欲作复，因憎而未果，此时思之更感惭愧，在一清先生逝世之时，安葬之日，余因公离台未能致最后之敬礼，不但此时深感不安，皆将为我一生中憾事矣，望即前往一清先生家中代慰其夫人与子女，并致歉意。

蒋经国手书 六月十日澎湖

注：振球是蒋先生的部属，可能是秘书，此信是复印给张师之在台子女各一份。
是他在美大女儿宇空寄来的。 吴自强附言

李玉老至不令贍

書在寒日不以會湯由馬部長芳
第事不以申述謂第事務經國防
部批示而至親至部詢問已由委責考
答覆現等就事實此後生不再重述
正蒙給賞事請事別謂第現更不在
軍事機因服務軍隊者部班不折
為第請求蒙給賞批文三復此答
覆可謂之毫釐無未解然產為
弟動力殊為難然惟望不因此而灰心
力求上進以固學術及事功上有所成大成
就以報國家耳批印欵

啟稿

張一清相應批用

九

《临川文史资料》第五辑

目 录

· 人物春秋 ·

- 中华英杰傅大庆 转自《人物》1990年第1期(1)
悠悠桑梓情 苏释黎 熊维中(16)
学友情谊深 黄添生(38)
悼念恩师张一清先生 吴自强(43)
台湾企业家王兹华 徐恒堂(51)

· 文教史踪 ·

- 回忆在日本留学六年的感受与启迪 吴自强(54)
王朝栋与秋溪小学 王志祥(62)
历史上的临川书院和学校 郑祥云(68)
就读于省立临川中学的回顾 何永龄(75)
私立真光中学 陈路生口述 三南整理(80)
解放前临川的报社及发行人简介 何景汲(85)
仅存三十五天的《临川新闻记者公会》 邓正高(89)
临川才子与传统毛笔 蔡继祥(94)

· 地方史话 ·

- 北京临川“会馆”考 汤锦程(97)

回忆临川解放	宋克权(103)
临川行政区划古今谈	蔡继祥(111)
临川农村实验区见闻	何景汲(116)
张善安和他所创办的张家林场	李维新(120)
从农事略	王云森(127)
忆抗日“临川战役”	廖光华(台胞)(133)
蒋介石在临川轶闻二则	梁南 辑(137)

中华英杰傅大庆

在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一位满门忠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参加过列宁的葬礼，回国后担任过鲍罗廷和加仑的翻译；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又被派往南洋领导当地的革命斗争，并与胡志明结下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他被召到南方局，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又被派往日伪腹地北平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被敌侦捕，备受折磨，悄然而逝。他，就是鲜为人知的中华英杰傅大庆。

1900年，傅大庆生于江西临川上顿渡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傅家祖籍山东清河，19世纪初迁到临川，一百年后成为当地一个不小的家族。临川自古以来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著名的革新派政治家、散文家王安石和戏剧家汤显祖都出生在这里，从宋到清都设有诵经的书院。大庆的父亲傅葵生，年青时考中秀才，但不幸早逝。大庆和弟弟丰庆、毓庆、虎庆四人，靠母亲省吃俭用，拉扯长大。母亲李冰，早年在南京读书，和傅葵生结婚后，到县立小学教书，后担任校长。她受过戊戌变法后的新教育，思想很开明。大庆的童年、少年时代，在慈母的严格教育下，刻苦攻读，博览群书，特别是学习了唐宋八大家优美的散文，培养了他后来在译著中的清新晓畅的文风。

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波及临川，傅大庆受《新青年》影响，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对着案头的线装书和洋装书认真思考：

圣贤书只教我做人，新书刊却要我立志；当今之世，孔孟之道已行不通，李大钊和陈独秀才是当代圣人。他决心向新的圣人请教。

五四运动爆发后，消息传来，5月15日，临川学生奋起响应，成立学联。在当地学生界受到器重的傅大庆，立即率领同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边走边想：临川太落后、太闭塞了，京城里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我们过了十天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大地方的学生在怎么干嘛！他焦急地期待着在大城市上学的青年们回乡支援他们。直到7月，各地放了暑假，旅外学生纷纷回到临川，傅大庆主动找到从北京、上海、九江、南昌等大中城市归来的章涤昌、傅烈、饶漱石等人，要他们一起在临川开展宣传活动。活泼好动的傅大庆，提出创办个剧社，排演一些反映现实的文艺节目，定会受到群众欢迎。大家支持他的倡议，立即在拟砚台召开了筹备会议。不久，上百人的剧社成立了，社址就设在宽敞的抚惠堂。

他们找剧本，派角色，日夜赶排，很快拿出了几个独幕剧和一个多幕剧，8月初开始公演。其中有《东亚风云史》，揭露曹（汝霖）、陆（宗兴）、章（宗祥）的卖国丑行；有《安重根与伊藤博文》，表彰朝鲜民族英雄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事迹；还有歌颂反袁斗争护国军领袖的《蔡锷脱险》等。接连四夜，场场爆满。群众为之欢欣鼓舞，反动分子寝食不安。第四夜开演不久，商会会长指使商团团丁前来捣乱。他们冲进会场，大喊大叫，并动手打伤了维持秩序的学生纠察员。同学们当场抓住了闹事的团丁，查出了他们的后台。愤怒的学生立即整队冲向街头，押着团丁，举行示威。他们高喊：“打倒商会会长！”“活捉戴茂卿！”商会会长戴茂卿没想到会引火

烧身，不得已只好央求县长出面调停，并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医治伤员、惩办肇事分子，才算了事。

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当傅大庆和傅烈叔侄二人（傅烈是傅大庆的堂兄傅善庆的儿子，长大庆一岁）从国事、家事谈到个人前途时，他们都坦率地交流了意见。傅烈悄悄告诉傅大庆，他决心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大庆问：“那你为什么要急着完婚？”傅烈说：“那是父亲逼的，他想用婚姻拴住我。”大庆说：“那你现在还能走吗？”傅烈说：“彩容（傅烈的妻子）支持我，她还同意我给她改名为陈才用，意即‘天生我才必有用’”。大庆笑着说：“好！你要能走成时，给我封信。我也要出去，去找寻光明的世界。我喜欢《新青年》，我给陈独秀写过信，要他给我指出前进的道路。”

1920年夏天，傅大庆得知傅烈在妻子的帮助下，弄到路费，已登上法轮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消息，他立即向母亲表达外出寻求真理的愿望，开明的母亲慨然应允，并马上为他整理行装，送他出门。傅大庆经陈独秀介绍，来到武昌黄土坡27号中共武汉临时支部，找到陈潭秋和包惠僧，参加武汉青年的革命活动，并在这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S. Y.）。冬天，闻讯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在上海办了个外国语学社，专门培养准备赴苏深造的革命青年，傅大庆即随包惠僧赴上海，进外国语学社学习。同时在这里学习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王一飞、罗觉（亦农）、肖劲光、俞秀松、曹靖华、韦素园等来自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省的革命青年三四十人。

傅大庆英语基础较好，进步很快。在这里，他和各地送来的先进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社会实践，学习

《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过着朴素而又全新的公社生活。

二

1921年春天，傅大庆和一批同学，经中共上海发起组介绍，分别化装成新闻记者、裁缝、理发师或茶叶商人，乘轮船经日本长崎，在海参崴上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日军占领区和赤、白交界地区，跨过伊曼河（今珍宝岛一带），到达红军控制的伯力。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旅程，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傅大庆取名费德洛夫，进东方大学学习，并在这里转为中共党员。他潜心钻研革命理论，埋头攻读俄文，接受严格的锻炼。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他保持冷静头脑，不盲从，不随声附和，更不随意表态，和两派同学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傅大庆冒着凛冽的寒风，去参加追悼会。联想到列宁在远东被压迫民族会议上给他留下的印象，联想到祖国的新形势及东方各民族解放的前景，他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下决心要把十月革命的精神带回祖国去。

同年夏天，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苏联代表团到达广州，急需一批既有理论，又通俄文的干部协助代表而工作。于是，傅大庆和陈延年等人奉调回国。陈延年担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傅大庆被分配到周恩来领导的广东军委工作。（在他们离开苏联三个月以后，在法国加入共产党的傅烈和聂荣臻、蔡畅等20多人，离开法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周恩来了解傅大庆的中文修养和俄文水平都很高，是个

理想的翻译人材，就派他任苏联代表团团长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的翻译。这时，他在东方大学的同学阮爱国（即胡志明）担任鲍罗廷的秘书。由于当时人员短缺，傅大庆和张太雷、黄平等除了分工搜集整理资料、翻译十数种国内外报纸供代表参考，及起草文件报告外，还要负责代表团人员的生活和安全。胡志明除了在代表团工作外，还要组织被压迫民族协会，推动越南、爪哇（印尼）、暹罗（泰国）以及高丽（朝鲜）的解放斗争。因为同傅大庆交情较深，胡志明常常拉他去作顾问和参谋。

翌年春天，为镇压陈炯明的叛乱，革命军举师东征，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和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指挥进军的核心人物。傅大庆随苏联代表团从广州出发，取道海路，直接去第一军司令部。革命军纪律严明，进展神速，直捣陈炯明的老巢，陈的余部退往福建。当革命军到达粤东重镇梅县时，加仑将军向欢迎的群众讲话，傅大庆担任翻译。他不但把俄语译成流利的中国普通话，甚至能译成广东话和客家话。他的富有感染力的生动语言，使当时群众感到异常亲切，为他的精彩翻译不住地鼓掌。当年听过他的翻译的许涤新，多年以后忆及此事时，犹赞叹不已。

由于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留守在后方的滇、桂军蠢蠢欲动，东征军立即回师广州。这时，傅大庆的二弟傅丰庆在收到哥哥的来信后，已星夜来到广州，进黄埔军校学习。6月23日，广州各界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傅丰庆也兴致勃勃地在队伍里挥臂呼口号。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英国领事命令士兵用机枪扫射，群众死伤二百多人。傅丰庆初见光明，就牺牲了年轻的生命。

屠杀挡不住历史的前进。傅大庆送别二弟不久，在广州又遇到分手五年多的侄儿傅烈。傅烈在这年夏天从苏联回到广州后，被中央军委派到建国滇军朱培德部，担任政治部秘书，妻子陈才用不久也来到广州。一家人异地相适，互相诉说踏上革命征途的见闻，彼此都受到莫大鼓舞。

北伐战争开始后，傅大庆跟随第一军在东线作战，一直打到福州。傅烈则跟着建国滇军改编的第三军，从湖南转江西，直趋南昌。攻克武汉后，北伐军内部发生急剧变化，傅大庆随代表团也来到武汉。他把久别的母亲从故乡接来，分享解放的喜悦。不料，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傅烈这时离开江西，受命到四川担任省委书记，在军阀的屠刀下，组织群众，力挽狂澜，直至1928年4月3日在重庆被捕牺牲。傅大庆把母亲送回原籍后，等待党的号令。鲍罗廷、加仑所率的苏联代表团即将回国时，征询傅大庆的意见，问他是否愿去苏联。他果断地回答：跟随周恩来，回江西参加南昌起义！

“八一”枪声打响后，傅大庆又接受前委特殊使命——先期回到故乡临川，组织农民武装，壮大起义力量。多年以来，在赣东地区就有一支自号为“农民建国军”的农民武装。前一年冬天，他们攻下崇仁县城，没收当铺财物发给穷人，打开粮库就地散发，砸开监狱放出无辜农民，还处决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商会会长，在当地震动很大。傅大庆带着党的指示，找到这支队伍，把他们从山区领到临川附近，迎接起义军。

8月8日，当起义军总指挥贺龙率部南下到达上顿渡时，傅大庆亲自带着农民军领袖邓克忠、孙牛仔等，在傅烈的父亲傅善庆开的米栈里会见贺龙。贺龙对邓克忠说：“既然我们

是兄弟，就得以诚相告。农民拿上枪，就要讲军纪，平时讲军纪，战时靠群众，才能打胜仗。我有个司务长，抓老百姓的鸡，我把他杀了，军纪就好了。”接着，贺龙下令把存在抚州（临川）留守处的战利品四千支步枪和五万发子弹全部拨给农民军。农民军进城，配合地方上的党团员、青年学生，占领县城三天。8月11日起义军最后一批过境以后，数日前从这里逃走的原临川驻军杨如轩、杨池生部又从东乡、金溪窜回临川。农民军带着二千支枪、五万发子弹撤出城区，带不走的武器被二杨掠去。临川县委书记曾去非召集会议，决定送走参加起义军的青年后，县委转入隐蔽斗争。傅大庆曾动员农民军追赶起义军，但是走到半路，因农民军热土难离，又纷纷返回本乡。邓克忠带领的五百多农民军在崇仁一带被金汉鼎部包围，幻想接受改编，准备再干，却被杨如轩骗到崇仁城郊，全部枪杀在渔沙洲上。

傅大庆只身追上起义大军，经历了流沙失败，又被派赴广州，参加了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再度失败，他转赴香港，被派往南洋，领导海外华人和当地人民的斗争。

三

当时南洋一带（即现在的东南亚地区）的党团工作，由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领导，总部设在新加坡。以新加坡为中心，周围地区如暹罗、爪哇、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地，都设有地委或支部组织。傅大庆来到新加坡，担任“临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主持《马来亚工人报》编辑工作。因限于条件，报纸只能油印，通过工人通讯员送到群众手中，在马来亚一带影响很大。傅大庆能讲流利的英语，

这给他的活动带来很多方便。他常以“高级商人”或“高等华人”的身份到东南亚各地视察工作，去过暹罗和越南。随着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共产国际东方局指示“临委”所辖各地区分别成立独立的共产党。1930年2月3日，越南首先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接着，5月间，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傅大庆被选为马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他放手发展了一批当地土著居民入党，抓紧培养土著干部，亲自主持编印出版了马来文、阿拉伯文的宣传小册子。他还深入学校从事建团工作，发展一批华裔青年和日侨青年入团。他曾作为马共中央巡视员，到马来亚西海岸槟城地区考察工作，并到槟城南郊的“蛇庙”了解情况，以熟悉马来人的生活。

由于东南亚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国际东方局于1931年5月，派出法共领导人杜克洛来东方视察。杜克洛到新加坡后，住在红灯码头附近的一个高级酒店里，马共中央派精通英语的傅大庆同他联络。他们商议以办洋行的名义在这里设立东方局的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一切都直接触犯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地位。多年以来，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同法国、荷兰及日本，相互勾结，建立了国际警察合作机构，追捕马来亚、印尼、越南和朝鲜的爱国者；并在进步组织和革命团体内部收买内奸，进行破坏。由于马共中央通讯处主任李思毅（印刷工人）的叛卖，6月1日，傅大庆和东方局代表在联络时一起被捕。

与傅大庆等同时被捕的，还有马共中央、团中央的负责人以及太平洋工会特派员黄默涵等二十多人。警方从那位东方局代表身上搜出阮爱国（胡志明）的地址，使胡志明在香港被捕；一份东方局在上海的联络地址，又使远在上海的牛